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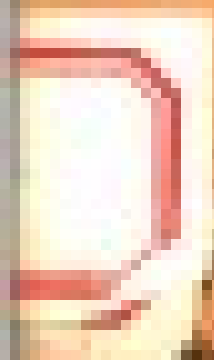
十年風云

陈有生 著



十年風流

——



十年風云

陈有生 著

东海文艺出版社

1959年11月·杭州

內 容 簡 介

本書是全国著名劳动模范，省、市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杭州鍋爐厂厂長陈有生同志写的章回体回忆录。作者在本書中回忆了他解放十年来的丰富经历：有为了支援解放軍解放全中国而忘我劳动的場面，有他家亲人一样关心和帮助阶级兄弟的故事，有党对他的亲切教导和他衷心热爱党的故事，有他和省里的领导同志一起开会商討国家大事的情景，有他为社会主义千方百计增产节约的故事，有他上北京見毛主席的情景和到苏联休养的見聞，等等。

这一切，通过作者生动的描述，讀来历历在目，感人至深。

十 年 风 云

陈有生 著

※

东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96号

浙江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02号

地方国营杭州印刷厂印刷·浙江省新华書店发行

※

开本787×1092 $\frac{1}{32}$ 印張 3 字数 57,000

1959年11月第 一 版

1959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

統一書号：10125·295

定 价：平(6)二角五分

寫在前面

“十年风云”的作者陈有生同志，讀者并不陌生；他是杭州市鍋爐厂的厂長，是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去年又被选为浙江省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劳动模范，他还是省、市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可是在十年前，作者也象其他劳动人民一样，是一个被压迫被剝削的普通工人。在那个痛苦的日子里，陈有生同志只讀了三个月的书，文化水平很低。解放后，党送他到文化补习学校学习，提高了他的文化水平，由于他刻苦的学习，到今天居然能写出有着艺术感染力的回忆录了。这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巨大变化。

在本书中，作者通过对解放前夕和解放后的巨变的描述，給我們展示出一幅生动的图景：我們从作品中不仅看到作者陈有生同志在党的領導和教育下的成長过程，而且作者还有声有色地告訴了我們工人阶级在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中，是怎样的在忘我劳动和他們的那种大公无私的崇高品質。更难能可貴的是，不仅作品的主题思想有深刻的教育意义，而且表現的方法也簡洁朴素、亲切动人。

“十年风云”曾在本报副刊連續刊載，并受到广大讀者的推崇和喜爱。

杭州日报編輯部

1959年10月

目 录

一	为活命团结大罢工.....	1
二	敲竹杠残兵诈钱财.....	5
三	见太阳笑迎子弟兵.....	8
四	支前线抢修“钱江号”.....	11
五	反封锁智修冷风枪.....	16
六	施毒计恶狼显原形.....	21
七	解疙瘩冤家变亲家.....	24
八	医重病兄弟情谊深.....	27
九	冒烈烟舍命修军车.....	31
一〇	细谈心要求参加党.....	35
一一	当委员全心为人民.....	39
一二	怀仁堂会见毛主席.....	41
一三	天安门红旗如海洋.....	44
一四	挖潜力向党献礼物.....	47
一五	赴朝鲜慰问志愿军.....	50
一六	寻出路呆炉变活炉.....	53
一七	迎国庆赶造路架.....	56
一八	救锅炉哪管脚生疮.....	58
一九	节省煤试点搞竞赛.....	62
二〇	访苏联路远心相连.....	64

二一	黑海边生活赛天堂	67
二二	喜相逢朋友遍天下	70
二三	話分別友誼永不忘	72
二四	爱羣众夜半救病人	74
二五	同劳动躍進再躍進	77
二六	靠羣众交底好办事	79
二七	鬧革新困难迎刃解	81
二八	当代表喜上北京城	84
二九	发誓言永远跟党走	86

一 为活命团结大罢工

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使党在杭州工人中的政治影响迅速增长，工人们积极展开了迎接解放的斗争。

一九四九年春天，地下党领导杭州铁路工人，响应了戚墅堰、上海铁路工人的罢工，打击了敌人的军运计划。

当时，国民党当局穷凶极恶地剥削工人，我们铁路工人二月份薪水一拖再拖，不予发放。许多工人，不要说没衣穿，连下锅的米都没有了。就在这时候，地下党领导工人举行了罢工斗争。那天，一个姓李的同志到我们闸口机务段来，秘密地问我们：“明天准备罢工，你们这里怎么样？”李同志又坚定地說：“只能起来斗争，不能等着饿死！”我一听，和大家表示决心說：“我们一定参加罢工！”

李同志临走时，紧紧握着我们的手說：“要记住，团结周围群众，坚持斗争！”

第二天，上班的汽笛响后，厂里的工人都来了，但大家都没拿工具，三五成群的站着。几个狗腿子，匆匆忙忙地鑽来鑽去，声声逼着工人去上工。工人们向他们瞪瞪眼，别转头，理也不理。

特务头子——黄色工会的蔡理事也来了。他一来，便凶狠地对狗腿子们嚷道：“哪个不上工，把名字记下，叫他们不要后悔……”

我們气得眼睛里快迸出火来，憤怒地看着这批走狗玩些什么花样。只見鉗工班的魏工头走向鉗工組，惡狠狠地說：

“媽的，別再站着了，不上工可沒好处。”接着，他威胁工人去上工。有的工人害怕了。我一見，心中一急，就大叫道：“工友們，坚持住，別理他！”

魏工头一瞧，便調头向我們扑来，一对眼珠子上下打量我們，活象只要咬人的瘋狗。他开口罵道：“你們这班混蛋！真不知好歹，給你們吃飽飯，还要搗乱。自己不上工，还叫人家也不上工。”

楼師傅一听，冷冷地頂上去說：“你肚子飽了，你去做吧，我們的飯还在天上飞呢！”

正在这当兒，有人悄悄傳來消息說：“快到城站去集合，再乘車到上海，会合京滬杭鐵路工人举行总罢工。”厂里的工人都向車站路涌去，有的向火車头上爬，有的上了交通車。

狗腿子們剛才那股威风，頓時消失了，个个臉色死白。特务头子蔡理事，站在机車前面，还想阻止我們開車。

机車司机把汽笛一拉，長長吼了一声，輪子轉动了，吓得这个耀武揚威的家伙，夾着尾巴逃出軌道，乐得我們大家哈哈大笑。

我們乘車到了城站，和杭州站的鐵路工人会合，声势更大，大家的胆子也更壯了。

这时，特务头子蔡理事气急敗坏地赶来了，說什麼“工友們的要求都可解决，千万不要去上海……”

地下党的領導，馬上告訴我們不要受騙，坚持斗争。我

們就一哄跳上了列車。特務們束手無策，只得低聲下氣地哀求，叫我們下車。并說有什么事在杭州一定可以解決。

我們可不吃這一套。汽笛長鳴一聲，呼隆隆地往上海進發。列車開過一站又一站，各站的工人也都上了車，車廂里擠得滿滿的，聲勢越來越大。

列車到了嘉興，許多反動軍警，在鐵路兩旁架起了機關槍，槍口朝着我們。一会，大特務頭子張云鶴，帶了一批爪牙，用機槍瞄準機車的駕駛室，威脅司機停車。

機車停了下來。特務們硬逼我們派代表去講話。我們不上當，不派代表，大家都擁向車門，要一齊下車。

反動軍警們端着卡賓槍對準車門，不許我們下車。我們對着敵人的槍口一哄而下。

走進局長辦公室，特務頭子張云鶴在那里，他自稱代表局長，要大家立即回杭，有什么要求，回杭后再講。

我們提出抗議說：“你代表不了什么，我們一定要到上海去。”

張云鶴一听，臉色一沉，威脅說：“如果不同杭的話，造成流血，我不負責任……”

我們不和特務多講，重上列車，要去上海。

這時，特務們端着槍，強把機車解開，要調頭返杭。我們一看事情不妙，都不約而同的擠下車廂，跑到機車前面，密密層層地坐在鐵軌上，不讓火車開動。

特務們拼命拉汽笛，威脅我們。我們擠在一起，寧死不走。

特務們無可奈何，只得答應回杭后立即發薪，并說，等



跑到機車前面，密密层层地坐在鐵軌上，不讓火車開動。

請示局長后再加薪……

这时，我們接到地下党的指示，大家才返回杭州。

工人們經過这次罢工斗争，看到了自己的力量，更紧紧地團結在党的周圍，准备着迎接杭州的解放。

二 敲竹杠殘兵詐錢財

罷工斗爭勝利不久，解放軍百萬雄師雲集長江。這時候，反動派的殘兵敗將猶如喪家之犬，慌慌張張退到杭州，到處拉挑伕，敲竹杠，無惡不作。

一天，大清早，我剛起身，門外來了三個國民黨兵，向我叫道：“老乡，有便宜貨賣給你。”

我知道他們又是敲榨勒索來了，就回說：“什麼便宜貨也沒錢買。”

他們還是糾纏着說：“咱們從江中撈來三根大柏木，只賣十萬元錢，你家不是做木匠的嗎？”

我壓着氣說：“我弟弟是替別人做木工的，用不着木頭，請你們賣給別家去吧！”

他們把臉一沉說：“我們知道你們是木作。”

我不理睬他們，管自己吃了早飯上班去了。哪知中午下班回家，一腳跨進門，母親就告訴我說：“有生，你走后，幾個丘八吵着不肯走，說不買也得買。”

我連忙問：“媽，你買下來沒有？”

“有什麼辦法呢！”媽無可奈何的說。

“這些畜牲！”我氣得直跳，又問：“媽，你哪里弄來的錢？”

母親見我氣得這個樣子，含着一泡眼淚說：“他們已拿

去五萬元，當中三萬元是西鄰嬌嬌家借來的，還有五萬元，下午還要來拿。”

我听了又气又惱。但看看老娘眼泪汪汪的样子，也就忍气吞声地不响了。我們只得东筹西借凑了五萬元錢，下午才打发他們走了。

第二天下午，我放工回家，剛到門口，只見母親和弟媳痛哭流涕，把我吓了一跳。忙問：“媽，怎么啦？”誰知我這一問，母親哭得更伤心了，我也更加着急。这时候，我妻子从河里淘米回来，一看到我就流眼泪，告訴我說：

“你今天早晨去上班后，来了几个国民党官兵，說我們竟敢收买軍用品，七手八脚地把三叔抓到大队部去了。”

我听了气得半晌說不出話来。安慰媽媽一陣后，就朝大队部跑去。到了大队部，那个大队長見了我，就神气活現地問：“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鐵路工人。”我按捺住滿肚火气說。“快把我兄弟放了，我母亲哭出病来了。”哪知他把桌子一拍說：“我正要抓你，你自己倒来了，很好，你們都是坏蛋，連軍用木头也敢偷，胆量可真不小哇！”

我想，你們才是强盜哩！但口里还是說：“我們都是做工的，哪里敢偷木头。这木头是前天早晨三个兵跑到我家硬卖給我們的……”

“放屁！”他蛮橫地打断了我的話，瞪着眼珠子，拍桌大罵。“我們的军队会强卖木头嗎？这卖木头的人姓甚名誰？你講不出，就是破坏国軍名譽，当心杀你的头！”

我看这家伙蛮不講理，也冒火了，反駁他說：“究竟是

你們的士兵賣給我的，還是我偷的，可叫六和塔的居民作証。”

他被我說得惱羞成怒，連連叫道：“扣起來！給我槍斃。”

這時，旁邊走出另一個反动軍官，這個殺人的魔鬼，裝出一副觀世音菩薩的臉孔，皮笑肉不笑地對我說：“你的胆子倒真不小，犯了法還這樣凶？要殺你的頭容易得很，不過我們是最講道德的，你家里有母親、妻子，……軍用品是不能買的，你應當放明白點，好好懇求大隊長。”

“你們究竟要我怎樣？”我反問道。

那個家伙冷笑一聲說：“不知者不罪，今天原諒你一次，快回去把木頭送來，再將你的兄弟放出。”

我想，跟這些強盜是沒有道理好講的，就說：“把我的弟弟放出來一起回去，才能把木頭搬來，那麼大的木頭一個人是扛不動的。”

那兩個家伙咕嚕了一陣，就把我弟弟放出來了，當我們回頭走時，只聽得這個家伙還在說：“逃，就槍斃你們！”

沒過幾天，好消息紛紛傳來，解放大軍已渡過了長江。這時，那些反动軍官和有錢的官僚資本家，驚惶失色，狼狽逃命。我心里真象吃了蜜糖那樣的甜。

三 見太陽笑迎子弟兵

一九四九年五月三日，風吹烏雲見青天，受苦難的人見了太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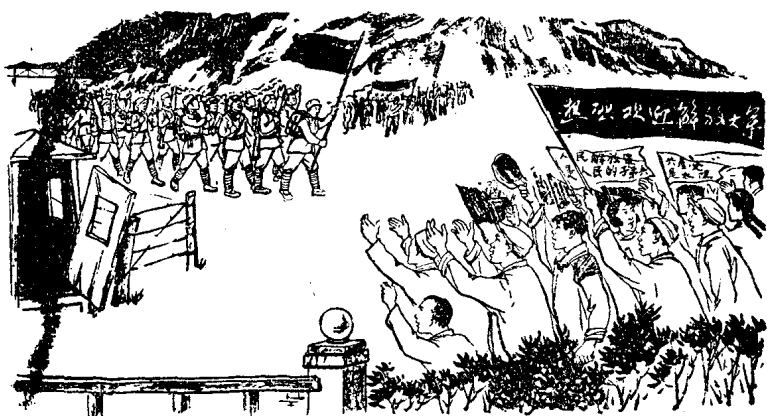
下午一點鐘光景，我剛放下吃完的冷飯罐頭，就聽到白塔嶺山上“啪啪”的機槍聲。好啊！解放軍來了。我高興得三腳兩步奔到車間門口，望着錢江大橋，只見一大批反动軍官乘着汽車，正在逃跑，車上裝滿了搶來的箱子，我真恨不得上去逮住這批強盜。

我正看着，忽然開來了一輛聲音很響的鏈條式大汽車，只見它開到大橋中間，突然停住了，後面上去的汽車被堵塞住，急得車廂里的反动軍官走投無路。有的棄車逃命，有的脫下軍裝往回逃竄。我們看得哈哈大笑，真得感謝這輛鏈條式大汽車。

一陣槍聲過後，一面面紅旗遠遠而來，解放軍從六和塔那邊浩浩蕩蕩地過來了，個個雄赳赳氣昂昂。

我們爭先恐後地跑出去，拍手歡迎解放軍。解放軍也拍着手，還唱着歌。

放工後，我喜氣洋洋地回到了家，一跨進門，迎面就碰到一位解放軍的指導員。他拉住我的手，笑着說：“同志，你是這裏的房東嗎？”我回答說：“是的。”“同志，我們今天住一晚，明天就走。……我們要做飯，借你的鍋子用一



解放軍从六和塔那边浩浩蕩蕩地过来了。

下可以嗎？”我連忙說：“当然可以。”他又向我要柴，我捆了一把木柴給他。不想他又要找秤，我說用不着秤了。他就給我鈔票，我哪里肯受，可是他把錢硬塞進我的口袋里。

晚上，我睡在床上，回想前几天，反动軍隊象强盜一样，今天来的解放軍亲如骨肉，紀律严明，秋毫无犯，真是人民的好軍隊。

天還沒亮，解放軍已起来做飯。过了一会，我穿上衣服，走出房去。昨天那位指導員已立在房門边，象等着我似的。一看见我就說：“同志，咱們部队要走啦！昨天打搅你啦。……”我連忙回答說：“太客气了，自己人么。”他还要我檢查一下廚房。我說：“不必啦！”他一定要陪我到廚房去一趟。我一跨进廚房，被眼前的光景惊得目瞪口呆，灶上、鍋里洗得清清爽爽，地下扫得精光，水缸挑得滿滿的。“实在太好了！”我握着指導員的手，連声感謝和称贊。

第二天上工，工人們都爭說解放軍如何如何好，厂里喜气洋洋。

大約在中午辰光，忽見来了几位解放軍的軍官，走向樓上段長办公室。过了半个鐘头光景，勤杂工来叫大伙开大会。我想：从前不准我們工人开会，今天真是解放了，叫我們工人公开开会啦！

一會兒全厂工人都聚集在廣場上，一位身着草綠軍裝，脚穿老布鞋子的解放軍，站在一块大石头上，高声地說：

“同志們！杭州全市解放了，你們不再是被压迫的奴隶，而是国家的主人了……”大家一陣鼓掌。他又接下去說：“我們共产党是工人階級自己的政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今天政府派我們来接管鉄路，今天的鉄路就是人民的鉄路了。你們好好地当家，赶快把火車头修好，支援解放軍解放上海，解放全中国。……”

他講完后，大家热烈地拍手叫好，热热闹闹地散去。

不久，段里成立了工会，我被选上出席省工代会的代表，到杭州市青年会的会堂里开了三天会。在这里我第一次見到了譚震林同志，他穿的是布衣服，脚上着的也是老布鞋子，看到我們工人，亲切地和我們握手。那时，我听了譚主席的报告，腦子开了窍，还知道了解放軍正在追击敌人，解放全中国。我暗暗下定了决心，要拿出全部力量，搞好生产，恢复交通，支援前綫，解放全中国！